



袁了凡網鑑

十九二十

唐高祖太宗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11



文庫 11
D 258
11



010190561440

高祖趙田了凡表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九



宋

凍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考亭

朱熹

綱目

明

趙田

袁黃

編纂

潭陽

余象斗

刊行

唐紀 高祖襲父唐公爵

高祖神皇帝 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暕之

乃帝祖也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隋四公父昺於周世封唐公淵襲
晉日角龍庭姓協圖識繫天下望久矣見唐書隋末起兵受恭帝
禪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帝舉晉陽精兵承
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六年之中海
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
蓋以太宗之爲子也

綱目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夏王
建德五年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并
楚上元魏定楊梁師都秦梁凡
十二月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
亡 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
四月隋字文化及弑其君廣於江都立

亡 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

許善心獨不至

秦王浩○目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危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顧視唯恐不足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顱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若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至是字文化及帥令狐行達縊殺之化及既弒帝入朝堂百官畢賀縉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三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間變動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宋潛室曰

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總大兵一百一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有也意謂狼噬玄菟之野鷓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鐵城死遼東守文迷收濟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歛而民盜不堪命由是盜賊蜂起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

東子凡曰

陳之亡也許善心披裘帶素東向號泣雪涕而受命及守之安能忠陳亡不死彈為技巧收悅新君轉益富貴晚又以陳亡之術諸隋亡與化及之復為文帝且贊浴而用已也夫國亡君弒臣有死而巳乃遭迴於象質之日啗啞於破軌之時賊召之來則來麾之去則去推斯類也將賊而賜之衣則必服予之館則必就命之官則必拜而東向之哭比向之第種種故態將

綱唐王淵自為相國加九錫○目隋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

丙持取與未聞夏商效唐書之禪

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狐竊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范華陽曰

唐高祖不自欺矣然以其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襲裴世之迹也

綱梁王銑稱皇帝徙都江陵○綱五月唐王淵稱皇帝○目隋恭帝禪位於唐唐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

唐高祖不自欺漢唐皆以兵取天下唐兵不以討賊名

問唐漢皆以兵取天下綱目書之有異其故何歟

吾道不以是隆乎漢唐立國有其本

漢書皆以兵取天下也漢書即皇帝位此書無多帝何唐之無道也故漢書取天下之正亦一也綱目書漢曰

丁南湖曰秦隋之無道也唐曰唐王淵稱皇帝是何褒貶之大殊取漢魏晉以來積習相染惜乎唐之君臣亦溺於此而不能以漢為法也

隋越王侗孫也稱皇帝王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

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高昌西域小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引弓

也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

綱唐定律令置學校○**綱唐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各置生員**

裴寂秦人焚書坑儒至漢始開學校隋人廢黜儒學至唐始置學校

綱唐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

唐王待裴

稱為裴監

而不名

蕭瑀繩澁

牽過

蕭瑀奉敕

不行

宿昔之歡

何可忘

裴

高祖不取

石歸洛奇士

人王之職

在論相

唐立建成

為皇太子

竇威蕭瑀為內史令○**綱唐王待裴寂特厚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

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繩違絕直人皆憚之

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

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

由於此王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王每視事引貴臣同榻而坐劉

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唐王曰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

昔之歡何可忘也

胡致堂曰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

取特厚者廢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

者人主之職亦在論相而止矣

綱唐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唐立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吾遂昌曰時益召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讓則建

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漸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

阻之地世民若孫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表裏而皆始終無間然

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

於磐石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為古今之大惡悲夫

綱唐廢隋帝侑為鄜國公而選用其宗室今山州詔曰近世以來時

運遷重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寺子孫

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范華陽曰商之孫子候服于周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

綱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今改為咸寧縣法曹孫伏伽

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

帝位徒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

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

宜謹擇其人其有素無行義專好奢靡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爭離以至敗

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表大悅下詔褒稱之臣結舌

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書美從善也高祖初政擢為治

范華陽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

諸

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謝表

孫伏伽直

言受賞

高祖可謂

知務

天下之勢

如人一身

高祖首關

言路

高祖知先

務

不圖今日

復觀聖明

時人副之

李密非項

綱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

還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發明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前書收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徐文遠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復觀聖明時人副之

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前書收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徐文遠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復觀聖明時人副之

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前書收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徐文遠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復觀聖明時人副之

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前書收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徐文遠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復觀聖明時人副之

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前書收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徐文遠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復觀聖明時人副之

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前書收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徐文遠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復觀聖明時人副之

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前書收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徐文遠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復觀聖明時人副之

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前書收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徐文遠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伊尹霍光以繼

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奔車王莽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

首曰願竭庸虛康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士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

世克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克不可入朝也

綱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目**初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建德攻之歲餘不下琮聞煬帝凶問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降建德退舍待

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

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先是建德陷景城將殺戶曹張玄素縣民

千餘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殺之何以勸善乃釋之

綱八月秦王薛舉卒子仁果立○**綱**唐立李軌為涼王

綱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眾降唐○**綱**密既殺翟讓先是翟讓以立

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群盜來就食者近

百萬口密喜謂曹國甫曰此可謂足食矣國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天今民所以強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

越如此荷子云屑越切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與王世

充戰失利與眾三萬人歸關中唐以密為光祿卿刑國公

綱秦圍涇州唐兵敗績守將劉感死之○**目**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果

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命感帥眾赴之大敗仁果擒感復圍涇州令

感諭降感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

集城中勉之仁果怒埋感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愈厲隋氏負不

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唐德方新是以劉感首以死節特書于

冊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廷賊之黨一以棄忠義之士皆垂世勸戒也

綱唐行戊寅曆○**目**白馬道士傳仁均所造也

傳

李密開倉

因說密殺之

頗自驕矜

開洛口倉

散米無防

守取之者

隨意多少

或難

民以食為

所天在此

至死聲色

愈厲

劉感首以

死節特書

冊綱目之

去取如此

一以孤廷

賊之黨一

以棄忠義

之士皆垂

綱隋字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後夏王建德破化及抄聊城誅之

綱十月朱粲自稱楚帝後繫隋唐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綱**子臧

與馬元規擊破粲言於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

延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眾在復大振進攻鄧

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

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綱隋以王世充為大尉○**綱**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

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

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綱唐秦王世民破秦兵圍折塘秦王仁果出降○**綱**世民至高塘高塘地名在隴西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戰唐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

元規子臧不得其書

元規不從子臧之策

居見李家敬王公

魏公君子

魏公能容賢士

破竹之勢不可失

世民論取羅喉

直捷主

見世民不覺驚服

徐世勣賜姓李氏

魏敢自請安集山東

大清斬首數千級世民率二千餘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至

城下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出降唐竟斬仁果於市諸將皆賀因

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

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

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塘虛弱仁

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

弟及宗羅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啣恩皆願效死

綱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隴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

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嚴開山曰真英主也不知是何以定禍亂乎

綱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綱**世勣攜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

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

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鄭孝恪曰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

徐世勣不
背德數功
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官里也吾嘗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

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之嘆曰徐世勣不背
德不邀功直純臣也賜姓李

范華陽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
世遂以為法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
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
同之豈理也哉上清其姓下忘其
祖非先世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鑑李素驕貴曰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遇天
朝會職當進食深吐之退以告呈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乃言

於唐王曰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馮籍國威取王世充
如拾地芥耳乃以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密遂擄桃林縣桃林今河南

綱夏主建德取深冀易定等州○**目**時有大鳥五集於樂壽群鳥數萬從

之又有得玄圭以獻者建德群臣曰此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國號夏

綱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目**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
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若君素曰天下名義

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歎
歎及江都聞變左右殺君素以降發堯君素之死書河東守將則見其

綱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目**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
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

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
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

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丁南湖曰唐初仕宦多隋舊臣節義蓋無足觀惟素立筮仕武德初出
無玷直諫守法而蒙清要之擢厥後撫夷治郡隨在著勳而

王者所與
天下共
素立守法

御史謝表

擬唐以李

立為侍御

史

堯君素不

守死

知

非婦人所

天下名義

此天所以

錫大禹

之

又有得玄圭

以獻者

建德群臣曰

此天所以錫

大禹也

乃改國號夏

綱

唐殺隋河東

守將堯君素

綱

唐以李素立

為侍御史

目

有犯法不至

死者唐主特

命殺之監察

御史李素立

諫曰三尺法

王者所與天

下共之法一

動搖人無所

措手足陛下

甫創鴻業何

奈何棄法臣

忝法司不敢

奉詔唐主從

之自是特承

恩遇命所司

授以七品清

要官所司擬

雍州司戶唐

主曰此官清

而不要遂擢

授侍御史

丁南湖曰

唐初仕宦多

隋舊臣節義

蓋無足觀惟

素立筮仕武

德初出無玷

直諫守法而

蒙清要之擢

厥後撫夷治

郡隨在著勳

而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集覽曰不
安叱奴為
散騎侍郎
以年萬序
例於士類
也証王制
日出知不
與士齒
與士齒注
賤也於其
外中則滿
親之也

唐以舊胡
安叱奴為
散騎侍郎

古者學工
不與士齒

鳴玉曳組

唐定租庸
調法

唐史錄為循吏高祖納諫用
贊如此可謂創業令主矣

綱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

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

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發明為政之失莫大於流品

將以貽謀詔後鳥可使樂工雜類則跡於縉紳之列哉直

書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其失不可得而掩也直

綱已卯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三年○鄭王世充開明元年○

綱唐以宇文士及兄弟也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目初唐主

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

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彝諂巧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

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胡氏曰君此而不誅及寵秩之唐之官賞為不足貴矣

范華陽曰自古君子易蹙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

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綱鄭王世充稱帝○五月世充弑隋王侗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童等

早除之世充遣人醜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帝禮佛口願

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蓋曰恭皇帝

綱八月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目文靜自以材略功勳在裴寂之右

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

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奉主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

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

反寂曰文靜材略過人性懷麤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

言殺之籍沒其家發明唐定律令置學校選隋氏宗室羅緣休如李素立

工於朝列擢亡國之俊臣今又殺其建義之士未見其可也文靜之死

秦王為之固請所言非不明白猶不能免然則唐主之濫殺為可知矣

缺若月切
文靜先建
非常之策
謂不滿
望而怨也

唐無愧
王之業

唐之官賞
不足貴
君子難進
而果退

胡致堂曰文靜首倡大謀賞不酬勳又以謬死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

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歟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批逆鱗使勳獲免死其責大矣為文靜者功名已著退以全身向善如之而乃亦帶自取積毒其材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綱劉武周取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唐王怒謂李綱

曰元吉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誕曾無規諫

又掩覆之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唐主悅引綱升御坐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

禁也○綱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

成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乞骸骨歸唐王罵曰

卿向為潘仁長史乃耻為朕尚書耶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

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

李綱直士

李綱差盡

忠款孫伏加忠直

太原王業所基

焚書毀衣

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唐王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拜是官○

唐王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加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

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加

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悅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武周軍勢甚銳關中震駭唐王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

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

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克復汾晉唐王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綱唐以夏侯端為秘書監○初唐王遣端安撫淮左行至譙州會汴恩

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

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艱苦得達

宜陽名縣復為舊官

綱唐辰

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揚梁師都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

綱唐辰

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揚梁師都

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

正月

○唐世勣謀侯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翼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

唐建德久之不至遂與郭世恪帥數十騎奔唐建德群臣請誅李蓋世勣

世勣不忘父本朝

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

敬德歸唐

唐世民與劉武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

乘勝逐北晝夜行二百餘里追及金剛於雀鼠谷雀鼠谷在山西汾州介休縣西南一日

八戰皆破之敬德與尋相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

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與

百餘騎走突厥并州悉平

唐立老子廟

五瓊山曰綱目武德七年始以大統于唐此大書於三年何夫隋既亡則大統在唐矣彼竇建德之徒乃群盜耳人心所歸是之謂

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書法書老子廟

范華陽曰唐祖老子出妖人之言而謂史者有附會之高祖故其原高祖

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

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嘆曰狗彘之士一至此乎秦王世民屯

于北邙世克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克未嘗西侵王忽舉

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

克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文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

各引兵還

胡氏曰秦王世克語雖大而理未暢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武伐紂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

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

監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

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

監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

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

監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

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

監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

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

監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

丈夫意氣相期表一時共事之情

公何相報之速

敬德三奪

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而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軍雄信單時戰反姓也引槊槊色角反與稍同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會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陣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謀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

丁南湖曰

元吉與敬德比稍志在刺之蓋忌世民之得敬德也而其欲殺世民之意已見於此矣厥後玄武之變敬德救世民而殺元吉蓋元吉自取之耳君

子於世民矣以過責為耶

綱

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二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五月唐秦

郭孝恪請

陸

祭酒之言不可違

王世民大破擒之鄭王世充降○當時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建德救之乃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當將面縛建德運糧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將驍騎出武牢東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數戰不利○目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獨汾晉越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唱建德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北濟河南建德悉眾出牛口名世民帥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槊中去揚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身主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素服帥

世民言

威

凌牧之策

誠義策

秦王能責

魏威

燕世

臣狂甚忠

此殿煬帝

所為

卿諫似直

而實多詐

太子群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入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

欲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

秦王坐閭闔門魏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

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

胡致堂曰凌牧之策誠善策也然長安并州將帥自足以當建德而汾

秦王攻圍益急世充其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北取建德不過遲時月之

間耳又曰魏威罪固大矣比之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之徒不有間乎

秦王能責魏威而不能戮德彝等及龍任之其失甚矣

丁南湖曰寡學秦王多文沛公朴鈍秦王敏捷是以一則待諫而後改

一則不諫而即悟其大致相別有如此

王世充僕射魏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以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

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

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愚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

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

秦

王世非唐

叛臣

太宗英武

玉世

太宗高光

之傳

太宗比高

光孰優

漢祖高天

一等

太宗未能

如漢祖之

惡忍

唐初行開

元通寶

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與王之所為耳昔侍

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

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綱唐主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行獨孤脩德矯殺之斬

竇建德○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半

胡致堂曰王世充非唐之叛臣也世充事煬帝不忠又弑恭帝其罪為

建德也無乃惡畏其能與

尹遂昌曰折北不支殆甚於摧枯拉朽之易也或曰太宗比高光孰優

曰太宗弱冠起義克長安平群盜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

使之處光武之地固優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殆恐未易言也何則漢祖

起於亭長首誅無道秦初無挾詐詭秘之術固已高人一等退據巴蜀

乃能席卷三秦聲羽大逆百敗而氣不折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之

氣恐未能如漢祖之隱忍况淮陰彭越韓彭祖能籠絡駕御彼劉武周

王世充等非所敢擬此所以知其未易辦也

綱唐初行開元通寶錢○鑑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

開元最為折衷

其弊至是唐初行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千百年無窮之利

丘瓊山曰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五銖之後惟此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不文惟此錢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窮之利也

衛

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兵勢大振十一月陷冀州擊李世勣等破之遂攻拔相州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又取黎魏二州黎州今為廣縣屬大明府衛州今為衛輝府屬河南道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盛將軍有壯節

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總管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執唐成慶帥使作書與其弟令舉盧城降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待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主

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盧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

主簿李玄道祭酒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魏勛天策府從事中

郎于志寧軍諮祭酒顏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

穎達信都蓋文遠宋州宋州今歸德府屬開封府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

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十八人為一翻番直宿供給珍膳恩禮

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夜半乃

寢乃使庫直闡立本圖像圖畫已上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瀛洲者言如昇仙也

丘瓊山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

開館延文學之士

正文學之士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之常情且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為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况太子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任太子非尊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恣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子發危而所以為太子設謀効力以

太宗三代以後令主

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刃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慙德亦或以此哉

如晦王佐才

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按唐書玄齡曰太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

帷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

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

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唐主歎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

談隔千里如面談

人物

丁南湖曰十八學士之選何其驟進而驟退乎蓋高祖愛三子之心交

保全成古故散世民之黨如此其亟嗚呼率

綱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時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

靖統之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蕭銑銑倉猝徵兵塗阻不能遽集乃悉見

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果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

之大獲舟艦李靖使畫投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李以

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

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

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

援兵至者十餘萬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銑乃謂群下曰天不祚

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

塗炭乎銑乃下令開門出降○諸將多言梁將帥拒闕死者請籍其家

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

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

孝恭送銑於長安斬於都市

丁南湖曰李靖用兵臨機果料敏明唐史以忠智贊之誠為唐初明將

之魁首然擊銑之餘無片言以止唐主之殺銑是亦可責也

王師宜義聲先路為王忠臣

李靖擊蕭銑

丁南湖曰

唐史以忠智贊之誠為唐初明將之魁首然擊銑之餘無片言以止唐主之殺銑是亦可責也

李靖擊蕭銑

丁南湖曰

唐史以忠智贊之誠為唐初明將之魁首然擊銑之餘無片言以止唐主之殺銑是亦可責也

蕭統非書

范華陽曰蕭統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統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書初割

庶幾武王下車之政

玄通劉舞自刺

劉黑闥取唐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玄通死之黑闥執玄通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更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醉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唐起兵死節四人

書法唐起兵四年書死節者已四人劉黑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漢東今為隋州屬湖廣德安府洛州今為河南府唐秦王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山東

和與戰執利

勝而後和恩威兼著

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原州今為鎮原縣屬陝西平涼府唐王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璽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傾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瑄連破突厥乃遣鄭元璽詣頡利責以負約而與和瑄利引還

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為法

胡致堂曰唐待突厥禮與貨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右突厥蓋處之於後之為難則以結之於初之為失也人主以二帝三孔子為法去脩吾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謀夏之心又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耻乎

世民深惜道玄

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萬寶擁兵不進由是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戰常

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綱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黑闥○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

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

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曰盛唐主

常有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由是事諸妃

嬪以求媚於上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

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若

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助功名因結納山東少傑庶可

自安太子請行唐主許之建成乃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南遁○時世

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

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

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捷好求之手救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

集注
太子之命
謂之令秦
王有王之
命則謂
之教

建成請兵
討黑闥

秦主功蓋
天下

世民功名
曰盛

事成當以
汝為太子

此兒非昔
日子

與捷好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父與兵在外為書

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秦王每待宴宮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

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子

遺矢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子母屬之必能保全唐主為之愴然由是無

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

禮明昔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嗣社稷之祭

生亦卒不免今建成已正儲極胡為復使之擊賊是舉非也王魏失謀

蓋亦出於高祖之意將使建成立功以故秦王耳殊不知太子本以嫡

長以序而立豈論有功與否正使殄平黑闥其功亦豈能及秦王之一

二此則胥失者也夫晉獻公欲踈其子故使之將兵而唐祖欲私其子

乃使之擊賊雖所見不同要皆私欲蔽之是固二君之過也

范華陽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

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

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木伯不亦善乎乃使建

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玉魏之賢猶如此况庸人乎

胡致堂曰人之大倫有常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又曰太子令二王教

晉獻公使
申生伐東
山事在左
傳國二年
漢光武郭
后所生
子名彊光
立為太子

父子之間
秦王有定
天下之功
王魏之賢
猶如此
父子君臣
變而不失

了凡錄卷之九

善高且十九卷

十一

子知兵
馬車胡
氏評曰
太子奉
冢嗣之
祭盛祀
嗣未詳
孰是

後以邪后
被廢常不
自安致陳
懇誠頗備
藩回遂
封東海王
集覽

其正
高祖可謂
易其言

子臧
年溫
公評

留安獨坦
然無疑

田公推至
誠以待人

與詔勃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房
可謂易
其言矣

左璣山曰

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
以汝為太子既而將佐以為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
固辭以止於乎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為哉昔王季受木王之傳國
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豈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辭焉使
木末不為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
壞極微而弗可救者昔人惜太宗無子滅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
之義而過為是奸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
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為哉

十二月唐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時山東豪傑多殺長

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曰事者皆令直入卧内謂吏民

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

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其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鑑癸未唐武德六年○是歲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者為高祖賢

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斬之○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銀菜為高祖賢

高祖首行
是禮

董所誤至此

甲申武德七年是歲高祖開道輔公祐皆敗死惟梁師都至貞正月依周

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大中正官名三國魏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

掌知州內人物品量舉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高祖首行
是禮

范滂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大司

以來失之而唐不能革也且既有三公而又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

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

世不可易也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也

胡致堂曰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有司比也而次於匠監之下非

隆內持於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

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替矣

尊儒重道

之意明

天下萬事

備盡於此

立租庸調法

世繁口分

四月朔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者當也。當強壯之時。中者謂上下通也。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歲為老。給田一頃。為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繁。八為口分。口分田人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同故其宜亦異也。皮帛之細曰綾。縞曰絹。如麥稍曰絹。縞音施。歲後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傭通作庸。唐用人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則日收綾。或絹。或布。三尺。是之為庸。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廉恥待士大夫之義

胡氏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義。政也。

范華陽曰：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為治者。唯能省力。後薄稅。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致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唐之法蓋庶幾均天下之本

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使擊兵。

表裏相應。又幹遂發兵反。上遣世民討平之。

高祖不明之過

范華陽曰：建成擅募兵甲。以危君父。其罪入矣。高祖不以公義發之。乃南面不明之過也。感於奸臣之計。牽於如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皆

乘元吉曰：元吉勸建成除秦王。實自為計耳。夫世民所以去建成也。按本宋府察嘗曰：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則群小得志。然元吉

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成。預懷相奪。然則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之矣。

秦主心成突厥

綱：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時上以突厥屢寇關中。欲遷都避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突厥受盟而還

何無香火之情

突利和親

以張鎮高

督張鎮周不私故人

官民禮隔

記法一無

八月突厥受盟而還。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及齊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虜遇於幽州。虜通勃兵將戰。元吉懼不敢出。世民獨帥騎馳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聞，獨出與我鬪。」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香火之情謂引頡利見世民輕出與聞香火之語疑突利與世民有謀遣人止世民曰：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遣突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去。

乙酉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壽州今屬鳳陽府，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殺召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箕踞散坐也，坐伸兩足如為布衣時比。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蘇章字孺夫後漢本傳

詔祖孝孫定雅樂

太史令傅奕上疏

佛法

三塗六道

傳教曰西

明鑑

丙戌九年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直情待舊特以修其富貴歸鄉之志耳。况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顧乃於其他法者罪無輕重而一無所縱乎。夫二子始則過和以要譽於朝，廷史謂其不私故人，予謂其只私一已也。

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典。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塗，謬張六道。三途即三惡道也。一日色慾，二口愛慾，三口貪慾。門下道地途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道餓鬼道畜生道也。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羗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衰，足為明鑑。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

自立胡神域之神其名曰佛

明鑑

集覽曰白
張道源始
遺使天竺
求其道其
書

大倫莫如
君父
蕭瑀不生
於空桑
傳奕奕孺
論佛法何
如

傳

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
僕卿張道源是乘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
罪乘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
不生於空桑按列乎云伊尹生於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
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而顧其色盡爲水
長而賢爲殷湯相此乃妄誕之說引之但以證傳奕之言耳乃遵無父
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上
從奕言命有司沙汰僧道

丁南湖曰

傳奕上上兩祖之疏斥蕭瑀之義答木末之言皆以顯佛爲事
是以終木末之世異端不至於大意且其識聖賢之教格死
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嘗問醫况遺言戒子六經名教故識者以
獨見之士褒之若瑀爲於武後裔則其家教相傳崇尚妖佛無惑乎其
昏謬若
此也

綱六月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鑑是月丁巳入白經天按天官書太白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晉氏曰
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山東晉伐東山西當

秦謀
洛陽

依西過午爲經天
謂晝見午上也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

勸王行周
公之事

變欲出保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
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曰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
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
旌旗如漢梁王故事梁孝王漢景帝同母弟也以擊破吳
楚有功賜車服旌旗擬於天子世民涕泣辭以
不欲遠離膝下○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周公
築二叔欲王殺
建成元吉也以安國家無患以告世民世民如女

公心如山
積金至斗
不移

齡言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
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
民固請得免○鑑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
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世民腹心長孫無
忌高士廉及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

大王以姓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厚不下則

為原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

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接地曰卜以决

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上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

天傳其密奏太白見秦分禮春官保華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域皆有分

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毫毫負今欲殺臣以為世克建德報雙省之愕

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

門射建成殺之元吉為尉遲敬德所殺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

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其為姦謀今秦

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

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為皇太子

發明 建成元吉二人既殞又復盡殺其子此何義哉自曹魏而下南比

天下治致太平由漢以來未見其匹然不再傳而有武氏之禍子孫

滅幾盡得非昭昭之報有不容泯者歟不然唐室何異有女氏之亂哉

温公曰 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

太子有秦伯之賢宋末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

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

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誤千古惜哉夫創秦禹統之君子孫之

伯也考而立武王太子欲傳位李歷以及禹來伯知之與仲雍逃之荆

奔宋蹠履也子臧賢欲立之子臧辭而

孫甫曰 立嫡以長者所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古

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功德之大海內屬望且勢可終為

人臣乎建成自舉兵以來無一事足道雖至愚者知其不可也胡不虛

其位待天命之定乎善哉軍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

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不易之論也

范華陽曰 或以宋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蓋象得罪

公筆傳德元年立嫡以長者所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古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功德之大海內屬望且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兵以來無一事足道雖至愚者知其不可也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定乎善哉軍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不易之論也

集覽曰 隱太子 建成也 後追封 皇太子

立世民為皇太子 此吾之夙心 漢以來未見其匹 乃見此事 不圖今日 乃見此事 秦王功蓋 宇宙

與封

聖人所以
同歸於道
賢人義重
於死

以魏徵王
瑋為諫議
大夫

秦王改容
禮魏徵

世民舉不
華雙言
世民可謂
無我

之舜處其常用公處其變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
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太子
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
死故也必若停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公之愈也故為書史者書
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袁了凡曰鄭叔段之惡也或勸莊公殺之而公曰俟其自及也愚太子
以窺天倫也厚乎

綱以魏徵王瑋為諫議大夫按唐書瑋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鑑初洗馬魏徵**洗馬
屬官名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皆在前導威儀也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

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自如對曰先太子早
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

尊者位居正三品之上掌統二寺亦召王瑋常挺於雋州先是王文幹與
十率府之政所署主簿有二人皆以爲諫議大夫**書**世民舉不棄
及瑋挺皆為太子官屬故高祖委罪皆以為諫議大夫**書**世民舉不棄
於二人而流於雋州今湖廣崇陽皆以為諫議大夫**書**世民舉不棄

范滂陽曰齊桓公殺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
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
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齊桓公也

春秋書小
白紫於春
字下筆
傳莊九
年春小
入於齊
為以國民
當國也
何氏曰當
國故先
氏國也
集覽

齊仲不得
誓桓公
太宗從諫
為目稱
之美

王魏不當
雙太宗
斯事繫臣
子之大節

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
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齊桓公也
得終誓桓公而得之以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見也棄王為藩王又第
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
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
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誓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
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
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尹起莘曰太宗之德以從諫為首稱今觀其聽政之初即擢王魏為諫
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
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之祿者也非食太子之祿
者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為王魏者
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
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救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
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正救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
能請命高祖而已斯事繫
臣子之大節不得不辨

邵子泉曰或問王魏徵不殉建成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善於義然
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
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

了凡綱鑑
卷之九
二十一

問王珪魏徵不死建宗君予以為害於義然歎否歎

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建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受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危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怒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木末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篡特一聞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况為其輔者乎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之難而不可不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而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亦於世也烏

表了凡曰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敗之後當帝臺待罪惟高祖命耳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者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荷草辨論似為有理足破千古之惑愚謂太子藩王固俱人臣不尤曰太子國之副君乎故太子尚諸王而有弗正則當諫諸王去太子則惟有死而已記曰士死制何君命之俟之有

悅○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救天下

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命歟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承其天

賀善贊曰唐取天下綱目書之雖與漢殊然自即位以來書置學校立加李素立蕭世長蓋皆予之至書用嗜宗室

方正學曰唐高祖固中智君也而能於天下始定之時授太宗以位而

宋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宮內使其心脅武力之臣操兵至於君父之側而高祖不知其專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蓋深為之懼替為之怒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亟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迫人之勢太宋亦安然處之以為當爾而不怪呼此其時為何時其事為何事即傳位之後又閱十年而崩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為甚美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蚤為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幸也

綱放宮女三千餘人○**鑑**詔以宮女眾多幽閔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

任其適人**孫明**木宋嗣位首放宮女三千○**綱**立妃長孫氏為皇后○**目**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

太宗盛德之事

長孫后不問對政事之

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北鷄

六騎徑詰渭水

蕭鴉叩馬固諫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時突利頡利二可汗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詰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蕭鴉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憂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

制服突厥在此一舉

與頡利盟於便橋

扞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示之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退蕭鴉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

太宗論制突厥

唯是求龍擊其眾勢如拉朽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所損甚多故且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然後養威侯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瑪謝不及是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

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王者視四海如一家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鑑諭之曰朕使汝曹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群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范華陽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廷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

人君以教
化禮樂為
先務
太宗知
兵之要
取勝多在
此
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強征伐四克威加海外
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鑑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
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果吾弱逐奔不過數千百步吾果其弱必出其

陣後返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鑑定勳臣爵邑太宗面定勳臣爵邑上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
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

淮安王淮安王屬河南南陽府神農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
等專美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

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
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

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丘文莊曰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為
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忌也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

成以除建事大功欵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社稷而後已私顧以
嬌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言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
忌意者有所回
護而不敢言欵

鑑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
今除官及出則官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

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今不論其賢不
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鑑置弘文館置弘文館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晉李充為著作時典籍混亂充
以類相從通曰四部書分甲乙

丙丁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世南貌
而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
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褚亮姚思廉歐陽

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
論前言往行商確論較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

館學生館學生曰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輿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

王若至公
無私
設官分職
以為民

擬唐置弘
文館以虞
世南等以
本官兼學
士更日宿
直謝表

一則分五節
言一則上
卷一

二五

人君當虛已以受人

前事主屬之師

魏徵見堯舜之淺

帝王神明玄默

穎達所對足箴一言未嘗不三思

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場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胡致堂曰：太宗之問，豈獨場帝為然？魏徵當因此為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脩進企及之方，則且益大矣。鎮以虛已受人，為言何其見堯舜之淺和。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餘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胡致堂曰：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是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

後。○**上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禦，元帝為魏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胡致堂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却父臣，重叔兄，及弟，較君親而代其道，而有是哉。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鑑**：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范華陽曰：夫未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泄之，虛已以待之，則益之

人君清心

太宗可謂知君道

誠治天下

君源臣流

鳥翼魚水不可無

太宗知所去取

胡曰

惟苦

空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虛已
鑑明水止
裕民止盜

先王之治
不求諸已

清源正本
之道

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用矣且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治其不
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後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
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
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
則未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及求諸已已正而物莫不
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
欲之道也夫宋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
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
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
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
不敢縱欲也○鑑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謔者與人同利
故也秦始車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

風俗尚
木本人主
約為心
約為心
朝拜以儉
約為先儉
唐太宗成
貞觀之治

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翊而止王公已
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朱氏補曰
庶人不取
貨財不可
富庶之效
治樽節於
微而培養
甚鉅人主
其不可不
察哉

朱氏補曰
庶人不取
貨財不可
富庶之效
治樽節於
微而培養
甚鉅人主
其不可不
察哉

愛珠而不
愛其身
御宅志妻

鑑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賈工上反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
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更受昧抵法與帝王狗
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
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
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鑑上患吏多受賕賕臣
以財物枉法相謝曰賊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

微

一國

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

三

巨

唐月於法

裴矩能當

忠唐

裴矩後陪

忠唐

裴矩後陪

忠唐

裴矩後陪

忠唐

裴矩後陪

忠唐

裴矩後陪

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

官力爭不為面從說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後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

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尹遂昌曰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纖翳不作其清明氣象至

綱立子承乾為皇太子承乾生八歲矣○**監**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殘者

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

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於是計口為率

綱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并與

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勅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對

魏徵不肯

兵在御之

得其道

魏徵諫失

魏徵連國

家大沐

魏徵連國

家大沐

魏徵連國

家大沐

魏徵連國

家大沐

魏徵連國

家大沐

魏徵連國

家大沐

魏徵連國

家大沐

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

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

初下詔云通負官物通舟謀及也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奉府國司者

非官物徵督如故又曰關中荒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復方日及除既

而縱有勅云已後已輸者以乘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

能無怪今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

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

曰卿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罷點

中男賜徵金甕

綱以張玄素為侍御史○**目**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

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

半半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

魏徵連國

家大沐

魏徵連國

家大沐

魏徵連國

家大沐

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綱以張蘊古為大理寺丞○綱蘊古上太寶箴易聖人太寶曰位此箴其為有位之戒故曰太寶

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亭屯拯溺謂拯救天下之沒溺也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理其基而

瓊其室築作瓊宮瑤臺紉作瓊室立玉羅八珍於前八珍禮膳珍用八珍禮膳夫珍用八珍禮膳夫珍用八珍禮膳夫珍用八珍禮膳夫

類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類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

文曰勿沒沒而聞沒沒沉其勿察察而明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冕旒蔽目

而視於未形而視於未形雖黃纁塞耳黃纁塞耳黃綿為丸黃綿為丸用組垂之用組垂之於冕當兩

丁南湖曰予讀唐史惜乎張蘊古之無傳而太寶箴之不錄也至少微

多不能實踐若於所謂眾怒而後加刑多不能實踐若於所謂眾怒而後加刑伸其屈而直其枉者乃即於蘊

卷之十九終

綱鑑補卷之二十九

唐紀

太宗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驚芳四歲有書生見

辭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名之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

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殺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殺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

壽五十三○帝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

德兼隆田漢已來未有也德兼隆田漢已來未有也其好尚功

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德多矣

綱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群臣○綱秦皇王破陳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

用樂正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用樂正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

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取左傳有七德之義

上曰朕昔受委專上曰朕昔受委專

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

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戲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

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綱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綱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

滅

而考其成敗
張蘊古上
太室箴
聖人不以
天下奉一
人
擬唐大理
丞張蘊古
上太寶箴
表

世漢已來
未有之有
秦破陳樂

宗不致
武之用
合隨其時
諫官隨宰
相入閣議

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胡致堂曰

有失輒諫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持是攝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尹遂昌曰

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王安石嘗欲倣此既而當國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於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不能容於秉大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蓋見於此然則諫官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真觀之治可復見矣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

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為加後

流謂流配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

貞觀致治之本可持是為王者師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王安石嘗欲倣此安石好同惡異之意

擬唐以曹為大理少卿謝表

家布大信於天下

恐小忿而存大信

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斷之以法此乃恐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立文莊曰

按謂謂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正與張釋之同其所發一朝之分心而欲殺之既而知不可而真之於流此乃恐小忿而存大信則名立言也太宗不徒小忿之而且獎之真好治納諫之主也後王法焉

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餽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丁南湖曰

長孫順德乃無忌之族叔極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素厚則當議功又於太宗起兵時募士數萬且擊屈突通討建威餘黨則當議功又封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貴誠不可以其受一賂而遽殺也太宗賜絹以愧之是不殺之殺可謂仁術矣乎歟後順德折

賜絹愧長孫順德

英王設舞
一世

分天下為
十道

京官更宿
內省
弓矢喻治
道

節為政不通餉問遂為循吏
此英王之所以設舞一世也

袁了九曰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賊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有盜而

清論以格俗所乘之勢異也太宗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紀

之初此為賞處彥方與布於巴海之後此為賞善固不同也

綱二月分天下為十道○**鑑**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擄地自相雄長

唐與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

大業之間上以民少更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

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

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綱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書美重諸臣之妻也外命婦有七階夫人碩人

綱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鑑**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

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

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癖者辨之未精也

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發明時切於

圖治汲汲如此○按宋末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

雖欲不治得乎○得失此即明四目達四聰之意也

范瑩曰識亦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眾而不自用

此其所以與也

胡致堂曰邦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宋末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

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綱六月封德彝卒○**目**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

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

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目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延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以問德

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

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

能復言

有德德
弄奸佞
亡階後以
誤虐故綱
目於其死
也書刑其
官以與之
也固不待
他時黜
刑贈益
而後知
其罪也

德彝之素
舉賢乎
是太宗
不知人而
德彝不
足以致
賢在法
可觀已

太宗切於
圖治

太宗識之
未精

太宗因識
弓而知天

下之理

工人借考

為喻

太宗愧聽
德之聰

君子用人
如器

古豈借才
異代

何故不復
論執

德彝言真
得大體

他時黜
刑贈益

論周秦修短 問唐太宗 與蕭瑀論 周秦脩短 如何

太宗於是 失言 此周秦之 所以異 湯武所以 為仁義

懷道獨言 不可 當時何不 自諫

敗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綱以蕭瑀為左僕射○**綱**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

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
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范華陽曰

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也以
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
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
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
而可也

綱山東皇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書美卹民也太宗可
謂有志於民生矣

綱九月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綱**自淹薦刑

部自外郎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
時何不自諫對曰臣前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之

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

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丁南湖曰

他官參預朝政以並宰相之權割制也殊恩也杜淹乃
如海之叔平生宦績無清白名有損太宗之寵任惜哉

綱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綱**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

秦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宿久也且

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

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

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綱**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

蒲獄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

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

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究而不為伸邪萬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千

任可以 諫矣

一言勝十 萬之師 詔崔仁師 按獄青州

治獄當以 仁恕為本

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崔公平恕無枉

○上好騎射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見形必質明鏡知過必待忠臣得失無惜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隨世選人十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

善政美

官在得人不在多

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吾以此待天下賢才

○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後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備舉

劉四馬人

○丁南湖曰銓曹之善政矣綱目大書曰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是歸美不末也分注曰劉林甫奏四時選集是兼美林甫也一選舉之間而君臣之賢並著矣

劉四馬人不恨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

子翼知所

○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乾祐諫殺
仁軌

天子以四
海為家

璋珠玉
翻

不肯皆盟
擊突厥

得待臣以
耻之道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目**命裴仁軌私後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

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

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

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

賜之○**目**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

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

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宋人之危以取勝不武

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目**戊子二年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及尚書議之○**目**上以岐州刺

史鄭善果犯罪與囚同引見詔自今三品以上有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目**胡寅曰本宋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設有誣誣宛抑欲面訴而高關內旱饑赦天下○**目**時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

狼狽者

太宗勤御

民愚

太宗有志
於民

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百

暗啞天養稂莠者善嘉穀叔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

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

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目**發明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郵民隱每有饑旱輒書於冊去夏嘗詔山東賑郵獨租今更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

紀其災異也下書歲內蝗亦然

○**目**突厥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鄙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

中原也猶言中華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

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

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目**大常少卿祖孝孫奏唐雅樂○**目**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

陳之音多魚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

祖孝孫左
雅樂
祖唐祖孝
孫進雅樂
長

了凡經解補 唐太宗二十卷

問唐太宗 與魏論 樂何如

樂在人和 不在聲音

聖人履中 正而樂和

禮樂有本 有文

先王守禮 樂之本

太宗吳於 非聖人

賭奉石而 輕泰山

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

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

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

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

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

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至昂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

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溫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

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

須更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更遠於身與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

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

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流鳳凰來儀也太宗處云治之

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

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

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齊陳之音不驗

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其嗜拳石而輕泰山乎

蠶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宜食

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

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丁南湖曰惟辟玉食故周禮天子飯有八品饍有百二十品皆以養生

輕生以強食豈非好名之累耶雖然歲蝗不為災出於偶然亦可為人王愛民卸穀之勸矣

○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

人足而無瑞不善為業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善為業紂後魏之世更焚

連理木者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

如腰鼓合歡會合歡適也山堂考索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

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

於野外書不得表聞則有拒之之意亦以未

○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

太宗吞蝗

白鵲構巢

於寢殿上

瑞在得賢

毀巢縱鵲

太宗抑絕

符瑞

了凡經解補

唐太宗二十卷

六

祖尚才華
文武

命
齊文宣帝
何如人
太宗不如
文宣

魏徵善回
人主意
魏威從魏
徵
魏徵死懷
中

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粟堡障。上曰：突厥與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

○十月，後瀛州刺史盧祖尚。上以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自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曷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陰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霽者止也。上嘗得佳鵠，自臂之，望見徵來，

鵠竟死懷中。○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祖尚受命鎮撫交趾，而復悔，堅以疾辭，甚失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於朝堂，則罪不至此，亦太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欲幸南山
中輟

五花判事

中書機要
之司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察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至是，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嗜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

漢世尚經術

桓公無異於郭公

孝孫雅士

豈勿為之不盡言

凝唐卻賢刺更疏名屏風謝表

疏名屏風倫黜咄

此詔大有關風教

求賢宰相之職

太宗青翠相求賢

太宗能任相以其職

了九經補 唐太宗二十卷

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然以法律此治化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目上問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之姬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於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上悅即出之

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亡心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於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目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游說耶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玄齡曰自古納諫誠難朕昨責一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目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目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目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目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目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目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目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目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目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目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目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目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九經補

唐太宗二十卷

九

季相受詞
有五說

高類公平
識治體

引後士類
如不及

二人所定
房杜謀斷
相資

二人同心
狗國
唐世賢相

太宗不沒

人善
知樂放存

其方
魏徵長畫

底蘊
魏徵不存

形迹
君臣同心

是謂一體
君臣互相

魏徵願為
良臣

胡致堂曰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雖賢如房
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熟
於有司之務躡躡其任益以是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
勝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謀詞為小心以眩其
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如陳轅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
於木末故事未成則其豐功茂績又詎可諒哉

目上又嘗謂房杜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屢立李嚴於南夷亮

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類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

興亡繫賴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言不以自己之長律與如晦
引後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房杜謀事必曰
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房杜之策蓋房杜善謀如晦能斷故也

人深相得同心狗國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目本於監修國史上五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相如作浮筆無用其上

書論事詞理切直者詳從與不從皆載之

胡致堂曰

夫宋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後人之善使後世有
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亮
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帝益親魏徵徵自以為不世之遇乃展畫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

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

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

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

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

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

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稷名棄姓姬氏契音薛姓子君臣協心俱享尊

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關龍逢夏桀臣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

臣

臣

臣

忠良一道

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魏徵高房

胡致堂曰

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未有優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徵言之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魏契皇陶諫行

分則

言聽不願如龍達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矣夫魏契比干所謂勿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而獻納不敢疆諫則曰吾效

易地皆然

乃以罪誅待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故之矣

問魏鄭公

乘凡曰

朱子與晉丞相書朝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恐非與邦之言曰俾者言惟上之所使蓋青望其君之厚也若後世不願為忠臣則自不肯為忠直故避其君之嫌而以乘隙諛其君且欲蓋其承迎之

臣勿為忠

亦是好佞之尤也不忠而得為良哉夫仗節死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

如

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優於忠臣者也

人主兼聽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

則明

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

人主兼聽

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史及以取臺城之

廣納

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

得獲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人主任賢

必使陛下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則萬事治

范華陽曰

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

二王孰為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

優劣

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

此誠致治

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由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之要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

憚

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

要

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二人以忠

房才幹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

直被委任

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

阿私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

二臣也上乃釋不問綱目書以弟也為漢射規後帝朝政而分注其論治之要蓋以太宗治道之所以盛者亦

諸賢輔贊彌縫之力此固綱目紀述之深意也後之君子倘欲推求其

觀之盛當於太宗君臣論治之際及覆觀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綱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綱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安舍於中即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

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

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

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綱十一月以荀悅漢魏賜涼州都督李大亮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佳鷹使者諷使獻之李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

意深垂音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魏

紀

大亮密表 獻鷹之事 不以利 突利可汗 入朝 慶慶可汗 前耻 象 作王金昌 緣唐中書 侍郎顏師 古進王會 圖表

綱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

節度分道出擊突厥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綱韃靼遣使入貢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號勃海王自是去韃靼之號而專稱勃海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

非上策乎

綱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

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綱目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典缺然可見矣無

王會

圖表

丁南湖曰周武王雖以上命為終即以旅焚為戒蓋明土貴盛德不貴太柔而遇場帝則此區區裴矩之西域圖不異矣

天下主不得獨私故

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私恩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自相壽坐貶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

韓信所以破齊

○遣執朱思力人見謝罪求朝上遣馮驩唐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靖引兵與世勣會曰道名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則

唐儉董何足惜

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董何足惜

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太宗蓋不師古

○自頡利敗走往依

沙鉢羅設賴尼失部落沙鉢羅部名設其任城王道崇引兵逼之便賴尼

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賴尼失舉眾來降漠南遂空上

御製樓得館之大僕○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

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如主

置酒凌烟閣凌烟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末宋圖上酒酣上皇自彈琵琶

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遂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

閣

付託得人
上皇置酒
凌烟閣

奴依阻其中漢武請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露布以聞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

可汗可汗音枯寒唐高宗曰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

范華陽曰本宋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耻其

名而受其倭事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沙鉢羅設賴尼失部落沙鉢羅部名設其任城王道崇引兵逼之便賴尼

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賴尼失舉眾來降漠南遂空上

御製樓得館之大僕○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

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如主

置酒凌烟閣凌烟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末宋圖上酒酣上皇自彈琵琶

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遂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

唐薛元讓
處突厥之
宜

其
此安邊之
長策

西晉前事
之明鑑
王者天賦
地載
唐用温彦
博之策處
突厥何如

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顏師古**請置
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
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
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之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温彦博請準漢建武
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敵魏徵以為戎狄
人面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心
腹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温彦博**曰王者之
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
以生業教之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
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虜突厥降眾于幽靈諸州幽州即新津府今
靈州即今為順天府靈州即
靈州郡也今為西
安屬屬陝西道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

苟

上辨族
別內外
孔子美齊
桓之功
太宗欲奪
示天下
胡唐城突
厥諸議臣
區處之宜
顏師古李
百藥魏徵
温彦博之
議各異太
宗卒用彦
博之策何
如
林亡獸火
珠
能忍
張玄素諫
修治洛陽

范垂陽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此平
此本宋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
朝廷徒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
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啟乎
胡致堂曰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
先意承志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
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享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探維莖夏之
謂乎
林邑遣使入貢林邑南蠻國名○**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
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
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胡致堂曰天未不以夷狄一言之慢而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來辭
獻則是合其實
而甘其慢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脩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
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

表

表

擬於玄素 諫修洛陽 官素 玄素附言 有理 張公論事 有回天之 力 張公仁人 之言

後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材力何如隋世陛下後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尹上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後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隋文帝何如王 隋文帝何如王 隋文帝何如王 隋文帝何如王 隋文帝何如王

七月勅百司詔勅未便者皆執奏○繼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王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傳餐而食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者不通喜察則多疑

從

君以知人為明 臣以任職為良 賢者得行 所學 君入者如 天運於上 太宗逸而 有成 欲懷遠者 必先於近 中國如本 根

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縱不盡已意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行臣職則叢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帝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此得其道故也

綱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太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太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覆中國以奉四夷猶援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

勞費未見有益州縣不堪供億不如罷之上從之

以李靖為右僕射○目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錄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母

得答囚背書法政美仁

胡致堂曰本宋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言

刑法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

一蓋欲民之無犯也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

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

厚俗之道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焉

綱大有年○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

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

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

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言能之

而不欲邪魏徵書呈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

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

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

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

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

錢終歲斷死刑經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群臣曰此魏徵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胡致堂曰封倫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難

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如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

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民淳樸無有澆訛則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

誠不及古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魏

徵有見於饑渴者之易為飲食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

斗三錢外戶不閉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帝王不易民而化

湯武身致太平

魏徵勸行仁義之效

胡致堂曰

魏徵勸
武修文

上謂長孫無忌曰自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文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力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治道在人
主力行
近世帝王
所不及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場常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太宗不恃
兵甲
此乃朕之
兵甲

貞觀之治
振古有光

從
蘊古守正
不阿

辛卯五年殺大理丞張蘊古○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德府屬河南道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呵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太宗問公
卿享國長
久之策
三代封建
而長久

十月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李百藥以為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於

太宗令群
臣議封建
何如

發明 當太宗論治之初惟魏徵言之也明惟太宗行之也方是以帝王之仁義之臣遂使貞觀之治振古有光夫豈無自而然哉

發明 前書殺虛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其失尤為甚也惜哉

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唐諸臣之議魏徵李百藥專主郡縣願師古義用封建要之封建郡縣並行不悖則享國長久之策其在茲乎

封建天下之公

太宗既歿

聖人所以

息爭

散樂成膳

死刑五覆

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矣曰徹樂減膳○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於是制決死囚者一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

鞅

太宗初時

臣文諫

不容康國

內附

治國如治

病

治安不以

為喜

太宗知招

來絕域之

弊

太宗足為

後世法

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不受康國一日薩末戰即元魏所謂悉斤者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遂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温名木支
○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於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范華陽曰

太宗知招

來絕域之

弊

太宗足為

後世法

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壬辰六年正月群臣請封禪不許○鑑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

文帝不及
始皇
魏徵獨以
為不可
魏徵諫封
禪何如

魏徵不以
其事為非
柳宗元以
封禪為非

北

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群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庫尚虛而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扈從也從隨子車駕所自今伊洛以東煙火尚布灌莽極目灌莽叢生也此乃引戎狄人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望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數州大水事遂寢

范華陽曰

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陳柔百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夫未方明朝多賢臣而後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體微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感可勝歎哉

馬周諫
暑九成宮

極唐馬周
諫避暑九
成宮表

止

馬周所論
月換一雞
周宜以此
啟帝心
九成之車
自止

魏徵引禮
義以抑人
主之私

三月如九成宮○自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易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

書法

書法書訊遠也不惟溫清之多關而厚親薄己之義亦頗倒矣

楊龜山曰

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反是所謂月讓一

胡致堂曰

自古繼世之君得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以此深啟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宋必聞言感動而加戒之車不泥自止矣

綱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

慄

重魏徵不知其故
魏徵真社稷臣
當求此心
勿轉移

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

會須殺此田舍翁
君明臣直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母廷辱我后退其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愚按太宗勉從諫未免好名之累然其矯飾之觸其所忌也後矣他日停婚

君臣猶父子

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自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宴近臣於丹霄殿
太宗以治安凡隴
開唐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何

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三品以上皆賜宴○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突厥大臣其名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盛以自滿也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復禁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嫉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以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品等第也文辭曰藻謂藻有文而辭亦如之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

自謂數子何如
李靖才兼文武
魏徵耻君不及堯舜

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

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治天下如

建此屋

建屋治

問唐太宗

以巧天建

屋喻治道

何如

人主惟有一心

人主不可

有偏好

人主兼行

將相

張玄成諫

於伐

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虜煩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乖

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

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

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搖動必有所損君暴奇

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其眾

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奸詐或以諂諛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

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范華陽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奸邪之所趨而諛賊之所入也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行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

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

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

上甚善之

明良生戒之意

擬立功成

慶善樂成

群臣賀表

慶善宮會

宴

敬德欲首

宗

尹起莘曰盛世之治其施為舉措自與庸主不同雖宴遊之中亦有可

臣談笑之間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

綱九月如慶善宮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慶善宮在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唐高祖以舊第置宮

太宗生於此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

後嘗臨幸以兒童六十四人冠進賢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徒履而舞進

蹈安徐以象文德後更踰九功舞取尚書九功惟叙之義使童子八佾

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

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任城王道宗今為濟寧府唐太

宗封從叔祖道宗為王

此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駭道宗自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

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

數犯法乃知韓彭黷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

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致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丁南湖曰敬德始為隋將太宗遣道宗諭之乃舉地而降則敬德蒙道

宗汲引之恩者也况又帝之尊族而可於御前歐之哉是故

義

帝之貴之也其保富貴之語何其恩之深而韓彭蒯醢之言何其威之烈耶敬德於是悔過黜敗晚年謝絕賓客自養甚厚而享年七十有四以趨絕百代矣

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謹言故以此

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

之計耳

叔達為禮部尚書謝表叔達說言受責當日言為社稷計陳叔達天下公論

胡致堂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宜在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癸巳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唐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名七德

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

魏徵不觀七德舞

七德舞輒悅首不相欲其復武見九功舞即功成則善樂則帝觀之魏徵其修文也

王瑾罷以魏徵為侍中○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

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徵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官奏事

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

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

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

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

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為公輩念

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

為官擇人不可造次

溫辭色接下君臣相親如一體

魏徵才行
之論何如
非才行非
備不可用
太宗王若
之言
王者效水
哲人效法
長久
魏徵學豎
而不純
造渾天儀

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
行兼備不可用也
范華陽曰宋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
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擊
人詭詐以用兵辭邪險勝趨利就事而已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以天下未定
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
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豎而不純故
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造渾天儀○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測天地也制度疎略但有
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
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八人○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
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
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歐陽公曰信義行於君子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
又小人之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此又君子之士難者

也宋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而後死是以君子之
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歸者幾及半矣君子
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大之為也所以求為此名
安知其縱之而去也不意其必來而冀免以縱之為也夫彼縱而
去也不意其必來而冀免以縱之為也夫彼縱而
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且見其上下交相賊以成
此名耳烏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
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之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
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之來歸而無故而又縱之而
則可知其信義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歸而存信義此又
之爾若嬰為之則殺人之者皆不死是謂以死為歸而存信義此又
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
逆情以
于譽

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
陛下為私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昌邑王神符
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
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誅詩智戴酋長馮蓋之子名也既而笑曰胡越一家

裏

太宗不私
外戚
今日之舉
非私親
唐未央之
宴何如
胡越一家

太宗不私外戚今日之舉非私親唐未央之宴何如胡越一家

胡謂頡利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
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宴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
悅殿上皆呼萬歲

唐丹霄殿
未大宮之
宴何如

太宗簡於
事親

正學曰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木末宴丹霄殿之類是也亦有
夫八至一日萬幾若難責以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至於以時
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木末自正位以來未聞有
孝養之事獨此一書於冊則夫武德七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
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故因置酒未與之事而知於
宗之簡於事親止所謂至
美之中有不美存者此也
方正學曰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考
冠帶而仰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越一家三皇五帝之所未有至於
玄素盡用胡人為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
於亡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嘗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
時而流患遺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寧非木末喜功之報耶
東九曰晉陽造攻之自我而謂父蒙其成矣此其矜大孰甚焉漢高
徒誇多其兄木末亦知唯
之乃自欲掩其父也可乎

唐賜太子
庶子于志
軍孔穎達
等金帛

子庶子于
志軍孔穎
達等金帛
謝表

魏徵不可
一日離左
石
以公為一
代楷模

賜太子庶子于志軍孔穎達等金帛○**鑑**帝謂志軍曰朕年十八猶在
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
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
禮法志軍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按丁奉曰志軍亦太
甲午八年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鑑**上欲分遣大臣
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
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
窮之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
靖以李靖為特進○**目**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
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侯疾小瘳間二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聘鄭氏為克華克華婦官也九嬪之一既而罷之○**目**帝聘鄭仁基女為克華冊

使將發魏徵嘗聞其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
玄齡等奏許嫁無頭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乘
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
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書法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

人君以改過為大德
人臣以匡救為至忠
太宗改過不吝
魏徵能匡救其惡
德參直言受賞

聘鄭氏為元帥不知其已受聘也徵上表論諫帝遽大驚自
青若太宗可謂能改過不吝若魏徵可謂能匡救其惡矣
綱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德參中丞丞皇甫德參上言陷洛陽宮旁人
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
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誣謗之罪魏徵諫曰
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上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
奏曰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

監察御史

綱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德參群臣請上準遺詔視事上不許六月
群臣復請聽政上許之

胡致堂曰

漢文短吏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孝故事千古
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者使三君所為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木
宗負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所宜講脩諒闇遺密之制一正此俗
不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謂諫諍文諸君且當時諸臣莫
賢於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寂無諫勸又况其餘乎安於常情
徂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繼嗣者
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良可歎也

綱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德參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

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誘不可以死脇直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詩上

板上帝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
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彊不遇聖明求免難矣愚按蕭

蕭瑀遺衆
孤立

蕭瑀遺衆
孤立

蕭瑀遺衆
孤立

蕭瑀遺衆
孤立

蕭瑀遺衆
孤立

太宗以蕭
獨無二心
太宗可謂
能知臣

太宗不能
以義命少
忍
人倫之際
易以失恩

聞言方知
理屈
人主發言
何得容易

梁明帝子梁亡事隋更事唐非能不貳心者以社稷臣許之不亦過乎
况其賦性褊躁詎訕房杜諸人不遇治平之朝欲自免難矣
范華陽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

綱丙申十年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目**諸王之藩上與之別
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
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胡致堂曰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
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
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

目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
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頓躓困厄之義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人輩邪魏徵正
色曰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
何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
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輿降輿猶言下車也非禮魏徵亦以為

此為國者
所深戒

言上曰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
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箭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
也上乃從珪奏

此書足以
為範百世
失一良佐

綱六月皇后長孫氏崩○**目**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略百言
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
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宦苦本之中刑無
枉濫訓諸子嘗以謙儉為先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謹歸第后言於
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
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
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
足以為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
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於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太宗可謂明且遠

綱秋禁上書告訐者。○目上謂群臣曰朕開真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謬人罪之。按范氏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軍門不可夜開

綱十一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目時將軍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宦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嘆曰真將軍也

魏徵獻陵之對何如

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孰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獻陵在陝西三原縣乃唐高祖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蔡虛齋曰昔子夏哭子喪明而喪親未有聞焉曾子非之以其薄於孝則一良佐之失孰若所天之尤不可忘乎帝也乃於上皇則不能篤終喪之制於后則眷念不已且為之築觀以望焉使當日望獻陵而及昭陵君子猶謂之不知類也况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天下其孰能說之意猶幸繳之能感而帝之能悟也聞而泣泣而毀固繳納備之力亦其長

昔

中國安而四夷自服

綱朱俱波其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其棠俱西域國名○目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不能無懼者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恨無嘉言可以利民

綱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饒二州宣州屬江東隨州屬江西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

抵壁投珠

也抵壁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去聲卿欲以桓靈俟我耶待我黜萬紀使還家

別將

更命統軍為折衝果毅都尉

綱更命統軍為折衝果毅都尉。○目凡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隸屬及東宮公率左

唐太宗更定府兵

更命統軍

更定各

府兵制

及東宮公率

左

唐太宗更定府兵

更命統軍

更定各

府兵制

及東宮公率

左

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提要云府以處兵衛以宿兵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

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即今總旗十人為火火有長即今小旗

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

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十二折衝諸府總號折衝府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都尉帥以

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官與價直當宿衛者番上更番兵部以遠近給番

番上之制遠近遠以定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更代

穎穎滑曰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

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

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

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俟變以邀大

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

而易置從命將以擇其賢不肖之才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

而左右謹備莫敢為不義之行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

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在氏曰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

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良法也惜其

石氏番陽人

唐太宗定制以沿邊為節度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其制之得失何如唐有周秦

之利而無害子孫不能守且按唐以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大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

三代而下兵制之善珍玩不如得此一言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法官以失出為戒

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綱稍密

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

無辜失出獲罪是以更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

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更

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二 三月幸洛陽宮目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諸侍被遣魏徵諫

曰陛下以儲侍謹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

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

頓野也又食一次也

非公不聞此言

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既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監**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死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

漢文可謂有德

范滂曰

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而欲大無窮也是以用公作書以戒成上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滂亦有言曰朕能任衣冠任平聲也言我自堪任衣冠以來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則由與也

太宗聞諫能自省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

○**綱**以王珪為魏王泰師○**目**上謂泰曰

王珪以師道自居

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致堂曰

為人師者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珪與有責矣

道以人倫為至

○**綱**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目**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不以婦禮

王并成國家之美

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執笄字誤當依昏義作執笄笄音煩器名以笄苦竹為之盛棗栗假之條之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君臣相遇自我作古

尹起莘曰

大夫夫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自漢以來制為尚主於是乎能禮遺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

治世美事

詔議封禪禮

○**目**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不聽裁定之

人主遂以是為盛典

發明

封禪非古也自呂政行於前漢武踵於後人主遂以是為盛典人臣遂以是為美談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今太宗始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回者也

七月穀洛溢

穀洛二水名

○**目**時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

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總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尹起莘曰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故以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洛水溢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

源按 凌 陰陽字 恐上下 倒了

三月

宮至高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于入宮之初至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太宗既不能知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誰實尸之乎

无王唯恐不聞過

與左右獵于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叙亦無所損乃皆勞而遣之

馬周論時政

待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

為子孫立萬代之基

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

人主當修於可格之時

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後者元去弟還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

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

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稔匹緡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

此一段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

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而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隋煬帝徙都於洛州編東都仍編雍州為西京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

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也夫

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

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此一段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

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事矣此一段又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

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遷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

姓未安殆由於此此一段言當重守令之選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

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

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

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今主上誠能見可欲則思

人主

五品

京官補外任

太宗重守令之選

魏徵魏徵進十思疏

表

魏徵十思

可以無為而治

鑿形莫如正水

通鑑作不子註不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見漢書

知是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盈滿則思抑損遇逆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謬邪則思正已行賞罰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徵又上疏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謹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徵又上疏以為文中子曰神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政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因

以木疑影

疏諫比弦

逞雄心於一獸
太宗嘗有技藝意如高光則無是失

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天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况又內懷姦尤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常魏劉廙曰弦常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十一月上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上拔劍斬豕尚書唐儉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木宋以英武之資削平海內如反諸掌才

後宮以為才人書法○故荊州都督武士護音霍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

閔唯憂在

進賢

素蒲州刺

吏

君素實表

歲寒之心

擬唐賜

玄齡魏徵

胡致堂曰 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為天下王所係不
 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為之游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微乃源於此貞觀
 六年口食正且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八年
 山東河南湘水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洛溢入宮溺死者六千餘人
 陽德不統陰德盛長為戒明切至於再三而帝不能監觀答徵敬慎以
 推其類而防其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其惟不由慾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戊戌十二年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二月詔曰** 君素雖桀犬吠堯
 設辨以有卑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
 其子孫以聞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 貞觀之前從朕經營
 天下玄齡之功也 **貞觀** 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
上謂徵曰 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 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
 則不逮也 **上曰** 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 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
 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所以異也 **上曰**
 其事可得聞歟對曰 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

此稟之使

非公不法

及此

人苦不自

知

世南正絕

擬唐虞世

南上聖德

論表

世南聖德

論

春秋常事

不書

世南未深

知孔子之

教

傳

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
 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維安訴隋資 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也時選者
 不自首不首 成集什詭資陰冒牒取調者詔許 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
 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悲之 悲於 避反 雖以臣言而罷也從之也 上曰非公不能
 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世南** 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
 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世南嘗獻聖德論** 上賜詔
 曰卿論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
 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胡致堂曰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策以訓後世使
 一善則矜夸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
 之習求不危亡不可得已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
 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耶

世南正絕 擬唐虞世南上聖德論表 世南聖德論 春秋常事不書 世南未深知孔子之教

商確作揚
推毛見曰
揚推大奉
也又倚也
奉而引之

擬唐以馬
周為中書
舍人謝表

一字不可
增減

擬唐賜中
書令馬周

飛帛書謝

表

馬周王佐

才

蔡微釣渭

何異

有所短必

有所長

霍王無所

短

時人美其

有讓

宰相領度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辨，本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煩，會曼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按唐書周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後遷中書令，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冲天，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心力。』

周之遇宋，顧不異哉。由一芥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不膠膝而固，恨相得晚，且矣。然用才不逮傅說，且重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南朝曰：忠蓋累疏，一言考敬，上皇二言親事宗廟，其餘莫非陳善，開邪犯顏，觸忌之語，史氏譏其不逮，傅說且望是責備，賢者耳，然但論貞觀之臣，則周之出處純乎無玷者。

○元軌好讀書，暴謹自守，舉措不妄，與房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已亥十三年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度支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產。

計所出而支調，常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開創之始，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

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華陽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魏寧公王珪卒。○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已上當立宗廟，珪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按珪少孤，貧人或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始隱居，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皆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勸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也。』

○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也。』

○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也。』

帝王割守
孰難

禍難生於
所忽

耳言四海
之福

一
周
益
甫

唐
文
宗
三
卷

三
三

敬德富不
易妻

詔停罷封
刺史

子女之治
猶在

古今通義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曰上謂敬德曰人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癡瘼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其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之言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綱詔停罷封刺史。○曰上既詔宗室群臣罷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之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變慶之惡已彰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歷苑之怨實彰後盈見逐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求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疆公等以茅土耶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

千載一遇
之主

因時制宜
以便其民

先王經世
長慮

刺史與遷
從不殊

太宗法三
代之治

封建與天
下共其利

魏徵未嘗

唐太宗三

三十四

宜以白茅授之使乃詔停之封建之義師古為得

發志大明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故行建封而于

范華陽曰志聖人不得而廢也秦城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

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疆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貴或不貴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釋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胡致堂曰志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

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

胡雙湖曰志太未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

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而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

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聖人斯抑宋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

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

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

此論胡致
也誤為及

明主可為而不為萬世知君臣之義擬唐賜親徵黃金既馬謝表

邪不能干正傳奕為高識傳振唐幸國子監觀釋尊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謝表上幸國子監觀釋尊大徵天下

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上深加獎嘆報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既馬十匹

綱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之名始此○太史公傳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

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語之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能干正請使呪

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死奕不信佛戒子勿學佛書集晉

魏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以行于世

監庚子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

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

之講論增廣生員增二千二百六十員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於是四方

名儒學者雲集京師

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百濟馬韓之屬國在高麗西南新羅高昌吐蕃

新羅東夷國名其先辰韓種也高昌西域國名直京師西四千餘里吐蕃出蕃本西羌之屬居析水西北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率野其俗謂

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今學

者習之

范垂陽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

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唐之儒學惟貞觀

開元為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有國者

以為先然為學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可知也

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焉音支西

南盡林邑林邑南蠻國名北抵大漠皆為州縣

丁南湖曰夷夏不容相混天地之大分也太宗郡縣四夷以縱一時之

病其貪也

再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

撰定五經疏義

考定戊寅

冬十一月詔率淳風考定戊寅曆○時戊寅曆以癸亥為十一月朔
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傳仕均咸餘稍多子
初為朔遂差三刻用甲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以太常知
常擬為封
禪使

以太常知常擬為封禪使○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後屋宇于太

張素為銀
青光祿大
天誥

十二月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自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
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出自寒微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

為耻
自陳往事
無所隱

其門戶玄素深以為耻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
無所隱

唐世無戎
長策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書法不書請昏而書嫁病也唐世以此為撫戎

呂才判定
陰陽雜書

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為尤多

擬唐太常
博士呂才
進用定陰
陽雜書長

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巫覡能
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覆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
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

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漢光武時李通御晨
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上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

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上葬所致按禮
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

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小司墓之室當路毀
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

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躡踊之際擇地選

識者以爲
確論

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
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下南湖曰

吊才所定陰陽諸書皆方技也而唐史不以列於方技傳之
者何哉才以經史之正理闢陰陽之邪術蓋聖賢之徒也史
氏不混爲天網浮風之黨可謂良史矣奈
何後世之愚夫多有信邪術而不信才者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

農功好節衛之樂寵昵宦官後使司駁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切

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統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

塊竟不忍殺書此復讞也當時非有金華之
變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矣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

城邑以綏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涕泣

相訊徧於郊野又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

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唐太宗征遼之舉者
大德也故書譏之

高麗取之
不難

遣使大德
使高麗

刺客不殺
于志寧

范華陽曰

大德出使絕域當宣布德澤以懷遠人使節教所及無思
不服而以賂遺詭詐爲謀於外國夫使之職豈不辱乎

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遷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

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

益朕唯置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五文莊曰

秦築長城以備虜延袤數萬里役使百萬人唐太宗以一
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衛千萬人之命其過於長城遠矣

壬寅十六年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

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

上之書法獻文不書此何以書譏龍過也於是泰請
招士著書門庭如市奪嫡之志此其漸矣

以本文本專知機密國家機密凡腹心大臣皆與知之梁書朱
異掌機密政唐書岑文本專知機密皆譏也

監上曰朕爲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之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

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

絃樂在其中矣○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

不聽管絃
樂在其中

世勣爲兵
部尚書

長城

魏王泰上
括地志

魏王明庭
知市

以本文本
專知機密

不聽管絃
樂在其中

不聽管絃
樂在其中

無度

尹遂昌曰

漢武帝誤用公羊復讐之說而窮征伐王安石誤用國服取
之說也夫六典之書其可用於後世者尚多宋末能舉行一二乃獨
取其不會之說以備乃子於禍惡之地此則不善用聖經之過也○按
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香酒正唯王及后之
飲酒不會外府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注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領賜諸
臣則計之也

○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魏初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

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

嘗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

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

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

事過謝會上問群臣以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

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自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龍骨

唐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臣曰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輔太
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計護
之徵乃受詔

范華陽曰

太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宋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
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甚乎卒
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問之階哉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其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

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

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

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

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

宗廟社稷之福

禹拜昌言良為此北門近何營繕

一國益有 唐太宗二十卷

傳

緒遂良諫 戊高昌

河西中國 心腹

內安外寧

太宗知字 文士及之 嘉樹

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眾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

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

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友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友

叩頭謝按唐書帝常玩禁中樹曰此嘉木士友從旁美歎帝正色責之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

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乃解

忠臣從義 從道

范華陽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夫佞人者止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將以處

御薛延陀 有二策

薛延陀薛種維居磧北後拔延陀部而有之故號屈疆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會契苾部落執勢必何力以降薛延陀何力拔佩刀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廷因割

突厥之部落名也 本匈奴別種先與

四十一

何力心如鐵石 許公手書 薛定庵

左耳以自誓上聞之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即命崔敦禮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後乃伐高麗累倉力戰又與薛仁貴征鐵勒九姓

畫

許嫁非請也無故而許之無故而絕之帝之失大矣故下書薛延陀未納幣詔絕其昏皆譏失信也

夢

九日之於於蠻貊必也義乎夫復絕之褚遂良以失信諫余曰忠信而棄之言奚必信之有夫貢子女方物殊方所以效臣妾也奈何帝

女之貢以齊胡媪乎遂良善諫不於其許而於其絕何也若衛山之降張之敵國哉後何力還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詣靈武彼畏必不來則婚不成矣帝後如其策然則天子蓋以禮示戎狄而戎狄自不能來乃為失信在延陀非在中國也

綱廣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目**初高祖入關仁弘將兵有功其後

法者人君所受於天

歷官有聲迹至是坐賊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

手詔三罪

於天今朕私任弘而欲赦之是上負於天欲席慕享南郊以謝罪群臣以為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

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綱癸卯十七年正月鄭公魏徵卒○**目**時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

人鑑可以知得失 太宗保三鑑

衛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圖功臣於凌煙閣

綱功臣於凌煙閣○**目**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

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

衛公李靖宋公蕭瑀懷忠壯公段志玄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節節

公嚴開山譙襄公柴紹邛襄公長孫順德節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邳襄公

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正會昌公唐儉英公

丁南湖

曰凌煙二十四臣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補天而弘化也當茲選者其惟虞之五臣周之十亂乎長孫房杜諸公甲兵以開國

立晉王治為太子

謀謨以保邦功雖大小不侔亦可當茲選矣獨恨李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宗侯景張亮窮為反賊死有餘罪何太未知人之不哲耶此宋儒所以譏其務名而無實也

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初承乾喜聲色及敗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侯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太宗第九子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書法一廢一賊兩棄不立太未可謂善處矣濕木曰雖然能割恩斷愛易若於初而謹之也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

杜

太宗不以大器私所愛太宗可謂善處

唐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勣髮和藥

託孤無以諭公

醫指出血

託物誨太

水所以載舟

木從繩則直

后從諫則聖

無忠固爭以為不可

真守文良

此不可以不戒

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諭公公往不負奉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醫指出血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稚奴太子治小字懦恐不能守社稷身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

唐世勣

唐太宗

四三

生狼猶恐如羊
仁恕實學文之德
無忌私於其甥

太宗不欲增成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

不可以不戒○上謂群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

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忠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

太子仁恕實學文之德也愚按無忠以懿戚居輔相宜援立英果以安社

誅絕則向之所以自植者卒所以自禍歟

胡致堂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忠黨其甥是也無忠言諸副不可

乃聽無忠而舍吳王至是則不可易矣故

六月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素還請於懷遠成增兵以逼高麗上

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成兵能滅絕者也域

范華陽曰太宗之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乎臣下而已其

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謂矣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前書承乾謀反矣復書詔太子知左

胡致堂曰太子奉冢嗣之策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威

七月踞魏徵碑○鑑初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才請以君集

為僕射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

諫辭以示起居即諸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王尚玉而踞所撰碑踞蒲

碑猶投種於地有待而發故身沒未幾諸誅遂行此其所以輕於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潛遽行

丁南湖曰凡女一醮終身不改况天子之女諾以宸斷乎凡言一出駟

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

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得觀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當主也主執不敢不紀黃門侍郎劉洎

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

史官備紀善惡
職當載筆
三行守而不失
監前代以

了凡錄

卷二

記

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謬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

范華陽曰人君言行被于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

揚龜山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

綱房玄齡上高祖今上實錄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朕之為心異于

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

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

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

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

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鵠叔牙以存魯

季友鵠叔牙以存魯

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范華陽曰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脩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

綱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種也任高句麗東南遣使諭之

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蘓文弒其君殘虐其民今文違詔命不可不討李世

勣勸上伐之○**目**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

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

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一旦舍金湯之全

上不聽

范華陽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所殺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

綱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鑑**上嘗謂侍臣曰於

太宗論將何如

宰相不與史事

太宗欲親征高麗心腹四肢四夷身外之物

李友以信公過相慶父奔告季友乃立信公求慶父於魯人歸之季友遂殺慶父而鵠叔牙事見左傳朕之所為亦類是矣

季友鵠叔牙以存魯

名將惟三
今名將惟世勛道宗萬徽三人而已世勛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徽
非大勝則大敗矣

五文莊曰

王者用兵貴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節制而不敗有成算以取勝是謂萬全之師

還家有憂
色受不受
質

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目**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乎不受賀也

劉洎諫辨
詰臣下

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虛襟謂虛其襟猶恐群下未敢對敷敷通作揚答應宜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飛白字體

駁音義
俱手揚
駁字不同

太宗飛白
答劉洎
劉洎諫言
畫象物形惟點最難工

况動神機縱天辨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飛白字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

周諫言
以改

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諫言虛懷以改

丁南湖曰

劉洎能諫帝之辨詰臣下可謂剛果矣帝於是重洎命輔太斯言賈禍被大臣譖死蓋始以剛果進而竟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鑑**上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

思臣愛君
必防其漸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已然曰業謂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范華陽曰

危亡之言唯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太宗

聖主能從
諫於未然
賢主能改
過於已然
太宗有意
防未然
人苦不自
知其過

鑑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

太宗皇帝
臣得失

術

學文本不
有於物

馬周直道
而言

飛鳥依人
君臣以道
相與

君臣有朋
友之義
豈比王魏
之比

相諛說朕欲面舉人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
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
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
言辭辯捷善和祥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
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奉之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
恒據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
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
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范華陽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道非徒以分相使而已
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
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綱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
詔親征高麗○自上至洛陽前刺史致仕鄭元璠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

今日非隋
之比

名振奇士

大亮有王
陵周勃之
節

義對天子
爭是非無
回撓至妻
子未始見
隋容事兄
嫂以禮聞
位通顯居
陋狹甚

存厚

聖人篤近
舉遠

胡致堂曰
聖人雖一
視同仁然
必篤近而
舉遠於足
畫為五服
要荒在

龍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
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上聞程名振善勇兵召問以方略嘉其才敏勞勉
之名振失不拜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踈野之臣未嘗親奉聖
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奇士也拜
右驍衛將軍十二月詔諸軍分道擊高麗○綱武陽公奉大亮卒○綱大
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至是
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按唐書大亮性忠謹外若不可干非其
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
○綱故太子承乾卒書卒
何子
○綱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綱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
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眾十萬不能撫御其眾悉南渡河請處
於勝夏之間上許之俟利苾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胡致堂曰聖人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於足畫為五服要荒在

聖人之心與天同誠
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為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
異乎此豈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雅
誠歡心則於可信將疑矣是以有他造
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夫蓋必然之理也

武昭烈魏
武唐文皇
人品何如
一將之智
有餘
評魏武所
以自狀
魏武太宗
長短相當
光武昭烈
才德俱優
魏武太宗
才優於德
在漢高祖
圖之中
料延壽二
策

二月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
萬乘之才不足

胡致堂曰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
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並驅中原未如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
畧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
之中耳

三月車駕至定州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延壽軍真二人並姓高延
壽主帥兵十五萬救之○目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二引兵直前連城為壘
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
拔城中之衆與之齊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

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名謂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今
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
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
進○上勅諸軍齊出奮擊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陳所向無敵
高麗兵大潰延壽直帥其衆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
去數百里無後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駐驛山即首山也在遼東都司城西南十五里唐
太宗征高麗常駐驛於其山之巔數日勒石記功

范華陽曰
太宗之伐高麗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百戰百勝以取天下
治安既久猶思所以逞志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
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
所貴於勇敢疆有方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
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太宗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是故以
天子之尊而較勝負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志能夸示臣下其
器小矣抑對盧之謀正太宗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殆哉

陳止齋曰
賈誼謀匈奴欲吾餌啗之不知中行說教其君正欲其絕漢
物趙涉說條侯自謂從天而下之計而吳有田祿伯其計隨

太宗如馮
婦搏虎
對盧之謀
何如
邊左無成

仁貴所向
無敵

朕為將如
此何如

駐驛山

太宗如馮
婦搏虎

對盧之謀
何如

邊左無成

仁貴所向
無敵

朕為將如
此何如

駐驛山

太宗如馮
婦搏虎

對盧之謀
何如

邊左無成

仁貴所向
無敵

朕為將如
此何如

駐驛山

太宗如馮
婦搏虎

對盧之謀
何如

邊左無成

仁貴所向
無敵

朕為將如
此何如

駐驛山

太宗如馮
婦搏虎

對盧之謀
何如

新世無如
太宗喜得
仁貴
魏陔在不
使有是行
太宗祀魏
復立製碑
見危思直
臣
太宗所以
為賢

綱帝遣李世勣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鑑上以遼東早寒草枯水凍士
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勅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
勇者將之無如鄉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鄉也○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
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年復立所製碑
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書美悔

范華陽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
臣知過而能自悔
此其所以為賢也

綱十二月殺侍中劉洎○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
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
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
或諧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勿王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

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孫甫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洎有誅大
蓋遂良後諫廢立被譖遂良人從而譖之故洎子訴冤李義府助之遂良
將改易舊文則遂良諫洎之事安可信乎
胡致堂曰遂良王魏之亞豈肯為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譖之
伐高麗挫屈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泄止爾則矣而者觸其端惡是
故雷震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
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悍矣

綱丙午二十年正月帝還京師○自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
夷何也靖曰此道崇所解上顧問道崇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
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胡致堂曰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也道崇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
道崇故不敢復言也太宗於是志滿而
氣驕所以親將大衆而屈於小醜也與
綱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遣使招諭勅勒諸部曰薛延陀曰回紇

勅勒諸部
為州郡
唐太宗二十二年
四八

雪耻除元
為詩勒石
靈州

其酋長皆喜請入朝回紇等十一姓各歸命請更上大喜詔曰朕
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威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
以來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復為詩曰雪耻讐百王除元
報千古遂勒石於靈州

范華陽曰

太未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
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
不可使也列為郡縣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耳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
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

丁南湖曰

大宋此詩以雪耻除元為詞而名義甚正以百王千古為念
之詩曰吁韓縶額至者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是蓋挾勢
張威而名義全欠於已誇人而志量太窄矣

人君選賢
才以為股
肱心膂
選賢才不
必求備

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
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
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

生日不為
樂

子路有負
不之恨

逐良論玄
驗其賢聖
功
人臣之勤
為最
帝幸玄齡
第

求備必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頃迷臧否乃至於是耳
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刺史○十二月帝生
日罷宴樂○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
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
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尹遂昌曰

以文觀之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誠美事也以實推之太宗
故劉洎張亮皆以小故被戮而勅勅請吏之事須告海內亦欲以此遣
諸胸中而終不能釋然也由其銳於好勝無理義以養其心故耳豈不
深可惜哉雖然太宗以生日罷宴樂而後世子孫乃以生日侈宴樂寧
不有愧於祖武書之於冊其得失優劣又可觀矣

幸房玄齡第

美其能
念功也
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

自義旗之始冀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
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
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

久之上幸芙蓉園芙蓉園在陝西西安府城南太宗勅子弟汛掃門庭曰

果與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太宗嘗以賜魏王泰還宮謂能念功矣

綱丁未二十一年五月如翠微宮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脩終南山

○張昌齡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是也厥後專以裏行名官初昌齡與進士王公

理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也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

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也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跡輕薄終不

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胡致堂曰太宗於皇甫德參則欲加以罪於張昌齡則欲賞以官此可

新又新之德太宗蓋有愧焉蓋聖學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盛德之效也

蔡虛齋曰夫文章關世道盛衰而上之取士尤當崇雅厚而黜浮薄羣

高第寧不樹後進者之赤幟耶師也知貢舉黜之與裴行儉歐陽公可謂異代而同心矣

古聖王慎終如始太宗納諫而不治其本無聖王盛德之效

能及此者由五事

賢不肖各得其所

五者所以成功

五者兼謙之志

李緯美髯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所以能

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

行能不能兼備朕嘗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

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

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

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大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

母此五者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諸遂直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

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至謙謙之志耳

綱以李緯為洛州刺史○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

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髯鬢上遽改除

洛州刺史○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西北夷部洛國居瀚海北骨利幹於鐵勒諸部

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曛許云反者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

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
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廢亂自累
累也左傳原靈懷靈也信公十七年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
二十三年子圉逃歸是為懷公故蘇氏號懷嬴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奔
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蓋懷嬴重耳之姪婦也乃止尋以明繼元吉
後

後

范華陽曰

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噴人倫甚矣又
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為邪婦也

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

太宗不罪
言者

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嶽凌霄山之尊者曰嶽五嶽謂
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

夫群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

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帝範賜太子

戊申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

備身治國
備任其中

官納諫去說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

求古近王
以為師

且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

唐太宗
賜皇太子
帝範謝表

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殆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

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大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

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始

也區夏猶言中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畫美

畫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

情奢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慎哉

丁南湖曰

古帝王之治莫不以女寵為戒下及五霸亦禁妾為妻焉太
宗之作帝範可謂備悉矣而女寵獨不與者豈其好色之心
自有所謂言與厥後高宗武后後傾唐室蓋
國家之禍出於人主之所諱言者大抵然也

綱中書令馬周卒○自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

裴九曰

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
吾不為也管晏不能諫其君以弭其過則有之何暴君之過

之有且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德莫大焉以周之遇太宋蓋所言無不從
哀而傳之亦足以見君臣一時契合之美光揚於無窮曷為而盡之徒使
周負能諫之名而木
宋泯從諫之實非天

不許集文
入至患世
德政

編著作佐郎鄭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
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漢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
行于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不許

德政

編結骨俟利發入朝○**編**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眉綠睛自古未通中國
至是人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二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

編戶
窮髮盡為
編戶

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也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盡為編戶乎

徐惠妃諫
徐惠妃諫
徐惠妃諫

編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
徐惠妃論詩八歲自曉屬文及長太宗聞之召為才人下未嘗廢卷而

徐惠妃諫
徐惠妃諫
徐惠妃諫

又服玩頗華靡上覽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

太宗非盛
德之主
一事可為
百王師

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及速危亡
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榮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
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
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其禮重之

識記校書
義

編殺華州刺史李君羨○**編**時太白墨書見太史占云女王昌民間又傳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王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

武氏當王

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與妖人交
通謀不軌有布衣負道信自言能絕粒脫佛
法希美深敬重之數相從屏人語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

武氏當王

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

天之所命
人不能違

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後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蔡明

隋以疑似而殺李淳無益於事此太宋之所親見也不以爲戒而反疑其迹則亦同歸於亂耳夫賊在宮中及乃求之遠外果

丁南湖

大宋之女寵未嘗不以忠諫而止也故盧江美人將納矣而諫欲自神其術養虎遺患而力沮求殺之令予謂武氏之立命以李世

乘了九日

識記曰女王曰武王曰其人已在宮中由後以徵於前此非無能調馭武氏曰妾有三物能制之一鐵鞭二鐵錘三匕首鐵鞭擊之

司徒梁公房

卒○監行王疾篤謂諸子曰吾受王上厚恩今天

侵

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愆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擾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倘蒙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勝堯謚曰文昭

按唐書堯謚當國風夜勤強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雅議法更令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

房杜

房杜可謂名相可尋房杜為唐宗臣

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謙其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協義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

持參美汝之君

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易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按柳芳云云玄孫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王魏即王珪魏徵黃衛即黃國公李世勣衛國公李靖也

謂納約自滿矣

○十月雅眉邛州獠反雅眉邛三州名獠首老西南夷名○自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

癸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後又不預徵發

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後及山獠於是三州獠反發

隴右陝中兵以擊之

范華陽曰佳兵者不詳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及其不服則又不能反已至於傾天下之力以逞其志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一身四方猶手足以高麗之後不及於蜀而必欲疲之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豈愛身之道乎

○己酉二十三年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鑑初上有疾謂太子曰

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

峽

太宗得已而不已

太宗以將黜李世勣

何如

宜州都督

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范華陽曰太宗以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孤幼而寄天而後用是以大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羣臣之術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操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

孫氏曰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為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其

太子發立之祭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

心也

秦九曰太宗黜李勣授高宗而用之蓋從李靖之策也夫用之人勿

何事而可疑所用所疑哉為將者以術施之敵可也乃使君施之臣

殆矣太宗又嘗以李勣無忠問靖曰勣忠義臣也無忠外貌下士內實

嫉賢是靖能任勣不任無忠也他日無忠不負太宗勣乃負靖此舉矣

老奸所瞞矣

○衛公李靖卒○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

太宗以利啓其

啓其心

太宗以世勣

動為何如

無忠盡忠於我

遼東兵○益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忠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忠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我死勿令謬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項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後及諸土木之功

程伊川曰

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可使不廢宗室使肅宗便篡肅宗使宋王使反君不若臣不若臣故藩鎮不宿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日舉○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程子曰關隴麟趾之意安在

曹南豐曰

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致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

孫榮陽曰

禁鞭皆然一旦乘怒遽斬張蘊古等寇盜甫平首開文館樂

出幸

鄭

唐有夷狄之風漢之治過於唐萬日舉○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程子曰關隴麟趾之意安在

陳事見 太案假仁 杜傳

六月太子即位○綱以長孫無忌爲太尉李世勣爲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綱八月葬昭陵

范華陽曰

太宗以武成亂以仁勝殘其才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胡致堂曰

太宗見隋煬帝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強納諫自漢以後一人安之效者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其比本甲之處仁遷義成王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讒間本甲成王豈有是耶然伊周能使本甲成王爲商周之賢王而尚不能使之爲湯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

陳潛室曰

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史綱監甫

唐太宗二

二

太宗以仁勝殘 太宗才畧優於漢高 太宗所以致貞觀之治 太宗力反其道 太宗見隋煬帝 太宗嘗欲殺魏徵 太宗身經百戰 太宗所以不似漢高者 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五十五

五十五

萬曆趙田九表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終



48-11675

廿一

